通志堂経解

仁12
1411
182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虞書

益稷

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至孔安國案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爲二觀舜典愼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爲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爲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爲二雖釐而爲二苟文勢相接

亦不害其爲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爲之篇名以別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爲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爲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爲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之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爲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文與皐陶陳謨同爲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贊贊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益皐陶既已陳謨於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皐陶之謨既已盡善矣予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皐陶曰吁歎辭也皐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爲如何也楊子雲

曰禹以功皐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皐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皐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皐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皐陶故皐陶問其何如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效者以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皐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蹻山乘樏史記作檋溝洫志作梮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蹻一物也樏與檋梮一物也輴以版爲之其狀如箕用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爲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

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爲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喜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指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可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

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
謂九州之内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
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説者
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爲西海黑水終入爲南海
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爲九河入于海者爲北海其
餘六水所入爲東海然海之量合受衆流若如此
説則是西海所受者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
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爲九州之川澤無所
不決而距四海爲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
澭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
地則爲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

以爲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
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
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
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
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
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
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
以爲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
又加艱食焉者薛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

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飢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嬴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興農事而使民享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

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不以陳謨自居而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事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威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寧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
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
而皐陶猶以爲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
皐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爲帝陳謨禹
既不獲遜矣於是又陳謨以戒於舜曰都帝愼乃
在位此雖勉徇皐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
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
終也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民之皐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
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
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
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
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蔽以一言
曰帝愼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緜緜社稷
無疆之休者惟在愼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
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蓋爲人君者苟以位爲樂
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
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以致其畏愼之意則其位之

安如太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耶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喻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虛心而聽之君臣之閒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爲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

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爲君者宴安鴆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狥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侯志苟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爲也則可以大應夫侯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侯志謂民之於

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侯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爲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悍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侯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侯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

受上帝之意而天
易是天重命之也
考經之所載凡稱
成美既曰格于皇
怒又曰天乃錫禹
惟天不畀凡若此
以成義以昭受上
後可以昭受上天
言以昭受上天天
必欲從而爲之說
愼乃在位者其靜

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
諄反覆爲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
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
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
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
徭役毒之世方弊捂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爲
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是創業
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
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
當與公等愼之房玄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

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謨以爲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名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爲必資羣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

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隣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爲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自古人多重言之如蚩哉蚩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復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

義也蓋人君當資羣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爲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羣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法

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爲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爲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爲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爲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爲股一句爲肱如汝明之爲目汝聽之爲耳則不可要之汝爲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
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
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章說
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
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爲蒲紩也畫以爲
繪紩以爲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星辰也山
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爲繪施之於衣宗
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
爲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
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
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
曰粉米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於裳此周
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
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
五章以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
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
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五采成此
畫爲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
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爲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豈暑月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爲二物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爲衣繡以爲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爲善知善之爲善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乃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爲也故絺繡在下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

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
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
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
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
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
言出五言者爲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
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
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
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
樂既和矣又使羣臣出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

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
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其詩歌以察治忽也
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
宮商角徵羽之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
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五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我之所言所行苟有違戾於道者汝當以禮義弼
正於我我汝無面從我之違退有後言謂我爲不可
弼也蓋禹之所論愼乃在位者必在其弼直舜則
荅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蓋容受

其弼直之言也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爲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者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儆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欽四鄰者言汝既弼我之違又當儆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以事上者與之同心協力以輔台德也汝既能弼我之違又能欽四鄰以輔德矣其有不以輔弼爲意曲從以順上之旨者是庶頑讒說之人也若不在時者謂其所行不在於是雖其所行不在於是則必盡其寬厚之道以待之此所以生其愧恥之心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忍納之於小人之域矣儀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此三者皆所以生愧恥之心也侯以明之謂明侯射之禮以別賢否古之射者必設鵠王大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射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射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古人之於射蓋所以觀其賢不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者皆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賢否邪正皆見於射侯之間庶頑讒說之人而侯以明

之者蓋使知其不正而反於正也撻以記之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蓋鞭撻於其小過使之記而不忘苟記而不忘則終身不犯矣書用識哉是以書其過於策而不忘此三者皆是不忍遽弃之於小人之域故爲之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之心油然而生與樂則生矣之生同欲並生哉蓋欲庶頑讒說之人並生其愧恥之心聖人所以待之既如此之盡則其間必有回心以向善者聖人無自而知之則使樂工納言而颺於上以觀其心其有格則承之庸之惟其長惡不悛怙終不善而終無遷善改過之望者然後納之於刑薛氏曰論

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承者薦也春秋傳曰秦承齊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曰承格則承之庸之蓋謂其改過者則薦而用之此說是也自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此龍之職而乃以命禹總其事庶頑讒說必小人之有才者雖其邪佞最爲可惡然苟使人君能以寬厚爲心爲之生其遷善之心至其一旦翻然而改木必不爲一時豪傑之才惟上之人弃之於小人之域而刻覈太至則彼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自古有志之士惡小人欲盡去未有不爲小人所中小人得志則國家之勢遂以陵遲而不能復振兩漢之

末皆坐此也舜之言曰庶頑讒說則是其中非無小人也雖有小人而舜不與寇賊姦宄同弃於皐陶之刑方且設爲一官爲之納言則待之如此其盡故雖一時之小人莫不變心易慮歸乎大中至正之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謂雖有小人而染於聖人之教亦將變而爲君子此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而自三代以下所不可企及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禹曰俞哉然帝之言也雖然帝之言又有以廣帝之意不以帝之言爲然於是故曰俞哉與其他人曰俞者異也舜謂慎乃在位必資於羣臣之助汝當欽爾四鄰以共弼予違其責望於禹者可謂大矣禹則以謂輔弼之責雖在於臣鄰然而帝當廣延天下之賢人使之居輔弼之任無以謂賢才止於此而已光者充也光天之下者猶言普天之下敷天之下也海隅者四海之隅也蒼生者謂蒼蒼然如草木之生也黎獻賢人在側陋獻賢也如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論語曰文獻不足徵皆是賢之稱也謂之黎獻者孫氏曰士大夫而上晁弁

在首則緇玄齊韎其色不同至於野人戴髮則但
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黎民則謂之黎
獻此說是也凡此普天之下至于海隅之至遠蒼
生之至微其萬邦之內賢而黎首者莫非帝王之
臣帝當悉舉而用之也禹之意蓋言當時之賢人
或有處於版築耕釣之微而未仕於帝朝者帝當
旁搜博採而罔有或遺使之處輔弼之任以爲天
子之助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既廣求天下之黎獻必在於敷奏以言使陳其嘉

言嘉猷以啓沃於上既敷奏其言矣而又明其衆
功以考其言事而責其實用謂之敷納謂之明庶
皆是兼收並蓄罔有或遺之義矣謂言無所不納
功無所不明也既敷奏其言明庶其功審知其可
用矣於是旌之以車服廣求天下之黎獻而登用
之也帝既廣求天下之賢才虛心以納其言責實
以明其功而旌之以車服其好賢樂善之心有加
而無已則在位之不如之人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
不如之人推賢讓能則庶官乃和矣故敢不敬應
于帝以弼其人主之違以致其手足耳目之助帝
苟不如是則好賢樂善之心替矣故遠近布同日

進於無功苟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則禹雖欲欽
四鄰以致其輔弼之功亦不可得也唐武氏無道
於用人無所難不惟人得薦士亦聽自舉其後開
元賢臣叶贊幾致刑措者武后之所收也及德宗
好察多忌士無賢不肖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
奉天之禍故陸宣公論之以謂武氏以易得人陛
下以精取士觀宣公之論若此則禹謂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者誠非過論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此言堯子丹朱之所以失天下者以規舜也夫禹

之陳謨謂帝當廣求天下之黎獻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而又車服以庸其言可謂大矣而繼之以丹
朱之遊慢傲虐以戒之者蓋自古太平無事之世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其君未嘗無好賢樂善之
心其所以至於好賢樂善之心替則讒諂日進而
不自知者未嘗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唐明皇開
元中用姚崇宋璟之徒以致太平庶幾正觀之治
一旦惑於女色荒於遊田之樂不恤國事其一時
賢人如張九齡之徒皆足於一時而不得志其所
用者爲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數人而已是明皇
一人也自開元以前而觀之則好賢樂善之主也

自天寶之末觀之則好賢樂善之心無豪釐存於
胷中原其所以致此者蓋本於一日之慢遊也舜
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此然而君臣相與警戒之
道不得不爾蘇内翰曰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
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皆不
以爲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此説是也蓋人臣
之進言極其切直而無諱者此誠盛德之士漢溝
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淵爲諸侯朱是其名丹乃
所封之國蓋堯之子也無若丹朱傲者丹朱之爲

不肖蔽以一言曰傲也惟慢遊是好以下又言其
傲之實也言丹朱惟傲褻之遊是好也罔晝夜額
額者言傲戲而虐無晝夜也常欲肆惡無休息額
額不休息之狀也古者小人之爲惡者必傲傲者
必虐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州吁之所
以亡也罔水行舟言丹朱習於無水行舟爲能推
於陸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
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陸地非可以行舟
丹朱恃其力多推之於陸而行之古者謂多力者
舉百鈞扛洪鼎揭華旗謂他人之所以不能舉我
獨能舉之朋淫于家謂妻妾亂而無別也丹朱爲

堯之子當傳堯之天下惟其慢遊傲虐淫亂之故
故堯不以天下授丹朱而授於舜此所以用珍厥
世不得嗣堯之天下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惟荒度土功
此又言己之懲創於丹朱之惡起於一日之慢遊
故不敢不黽勉以成事功也娶于塗山國之女也
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蓋其娶妻甫及四日遂
往從治水之勞以拯生民之急也啓呱呱而泣孟
子曰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言禹之治水嘗
過其門聞啓之泣其聲呱呱然不暇子之惟荒

土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氏曰荒大也大
度土功之事也晉重耳出奔及齊桓公妻之有馬
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
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
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重耳之所以能成霸功
者姜氏與有力焉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
以建大功立大節者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
由己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脂
脛無毛而不以爲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

好曽何足以易吾之此志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洪水未平之前上古帝王之世已有其制矣洪水之後下民昏墊則五服之制於是圮壞而無別禹既平洪水至於九州攸同庶土交正於是輔成其五服之制以復其舊王肅曰五千里堵直方之數謂每服之内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力也至于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爲千里也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説不同孔氏以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

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説爲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説爲長而其所以爲每州立十二師之説則爲不可信蓋其説以謂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内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内合於春秋傳禹朝羣

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而先儒王肅之徒謂禹之功在於平治水土不在於開拓境土地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聞焉以是知鄭氏此說其附會雖若可從而其理則非但其論每州建十二諸侯以爲之師則其說可行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也蓋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諸侯爲之師要荒二服每方建五人爲之長此詳內而略外也而其若干諸侯而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則世代久遠不可得而知矣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謂內之每州十二師外之每方五長皆迪道上之德而從上之政教以有其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功帝當以三苗爲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於此蓋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苟使天子者不能窒其利慾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矣昔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奉職貢於京師不敢有後者及其一旦天子惑於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疎讒

諂並進朝廷之勢輕祿山竊發於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之時既有頑弗即工之三苗苟使舜忽而不念至於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志怠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有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盲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王氏以謂禹言苗頑弗即工之事帝當念其罪而誅之也故於下文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謂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夫勸人主以用兵豈禹所以愛君之意哉苗民惟明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哉此說爲不可用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至於帝其念哉則皐陶與禹相與語帝前其謨既無餘蘊矣故舜併陳二人之功申美之謂天下之人皆迪我之德者是汝禹之功也蓋非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無以建師長無以建師長則何以各迪有功此蓋因其言而遂美之也皐陶又能方祗禹所叙之功而施其象刑亦明於人之功罪輕重各得其宜也漢孔氏以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二句爲史官之辭而

鄭氏以爲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鄭氏之說爲長
唐孔氏則以爲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是不然
自皐陶謨至此皆是禹皐陶相與語帝前其陳謨
既終矣然後申美二人之功而結之安得謂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哉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
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觀二人陳謨如此帝美之
又如此信乎孟子之言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功也其文當爲一
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三十餘年其
與禹皐夔益之徒相與荅問者多矣夫史官取其

尤彰明者爲此數篇以詔後世其言止於是而已
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
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
文勢相屬故薛氏以謂舜以苗民逆命皐陶方祇
厥敘而行法故夔又進陳言鬼神猶可以樂語鳥
獸猶可以樂致而況於人乎王氏則以謂治定制
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於是乎成矣故夔稱其作
樂以美舜也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
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
理之必不然也理之所不然而必爲之說故其說
皆牽公而不通今不取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

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是知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皆堂下之樂也蓋樂之作雖有上下之異其實相合以成樂也孔氏謂鼗擊柷敔所以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其說亦無所據但以意度之耳然其義則有可疑者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也其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堂下既已設柷敔豈於堂上又設之邪則鼗擊不得爲柷敔

鼗擊既非柷敔則搏拊亦不得爲節樂之用明矣沈內翰口鳴球非可鼗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鼗且擊琴瑟非可以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據沈意但以鼗擊爲鼗擊鳴球以搏拊爲搏拊琴瑟意此說爲可矣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亦不必如此楊子雲長楊賦云鼗滴鳴球劉良注云球樂器也鼗滴拊擊也顏師古曰鼗擊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鼗擊矣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弦目視雲漢則琴瑟固可以搏拊蓋樂之作升歌

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詠故詠者但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歌人聲也鳴球玉磬也玉磬而謂之鳴球者案考工記云梓人爲筍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鱗屬以爲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其筍虡如鱗羽之鳴故曰鳴球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蓋謂樂聲和則人神和也祖考來格者非謂有

神靈光景之接於人也蓋祭義曰其入室也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以是爲來格也據此作樂必是在宗廟祭祀之時此之謂祖考來格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知有虞氏之祖宗是顓頊與堯也此之作樂當在顓頊與堯之廟然以堯爲宗則可以堯爲考則不可謂之考則疑瞽瞍之廟以考爲瞽瞍則祖者瞽瞍之父也祭法之言又復不可信然舜受堯之天下而韶樂之作豈不作於堯之廟而作於瞽瞍之廟於義未安然其代遠矣不可得而

考矣虞賓者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爲
客於周也夫丹朱之慢遊傲虐可謂難化矣今也
感樂之和其在位也與夫助祭之羣后以德而相
讓小人之無不和蓋可知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下管以下此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大司樂曰陰
竹之管孤竹之管是也鼗鼓如鼓而小
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所以出音柷者郭璞
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而櫟之蓋樂之
始作也則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合
之謂之合止
笙鏞以間
笙樂器也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笙竽類也三十六簧者謂之竽十三簧者謂之笙
鏞大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
歌迭奏也案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間歌魚麗
以笙由庚間此所以迭奏也
鳥獸蹌蹌
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
舞蹌蹌然也夫韶樂之奏而能使鳥獸蹌蹌而和

者蓋樂之所以不能感物者以其不得中聲也苟得中聲則小大動植無有不感格矣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況舜之盛德召和氣於上蘡之典樂調中聲於下則韶樂之奏而百獸蹌蹌無足疑者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論其舞也蓋樂之作也九德之歌升於堂上者則舞於堂下者九韶之舞也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今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箭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箭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箭注云舜樂名箭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箭以是知箭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以為細管之備而說者又謂編管為之其聲肅然如鳳皇聲此皆曲為之說非古書之本意今當從古文書以簫韶者為舜樂之總名則得之矣九成者鄭云韶樂之作所以象治功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其樂以九為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

則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六爲節也鳳皇來儀者鳳皇羽族之最靈者其爲物也治則見亂則隱不可求而得不可摹而養今也感樂聲而至舞於庭而有容儀也自古太平之世鳳皇出而爲瑞氣後世或見於衰亂之朝者此蓋索而後獲非其自至不足爲瑞也歐陽曰鳳皇鳥之遠人者也當舜之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之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時也鳳皇適至舜之史因並記其實以爲美故世因以鳳皇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視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此說未爲允當

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觀周孔之言云爾以謂鳳皇爲非有道之應可乎若以鳳皇爲偶見於昏亂之時則併與帝王之瑞爲不足信矣歐陽之說不可從自祖考來格至於鳳皇來儀是皆韶樂之所感召也然於堂上堂下文勢各有所屬者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音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別於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歎而起語之辭宜讀爲烏擊石拊石猶言戛擊鳴球也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於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而石尚焉其聲有清濁小大之間則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矣詩曰而言之也此雖但云擊石拊石者其石總簫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羸者羽者鱗者羽鱗可以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非庶尹之諧在於百獸率舞之後蓋言百獸從風猶且如此況百官者乎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乃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至孔子之時千有餘年而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

之至於斯以是觀之其聞樂感韶者如此則知當
時所感從可知矣觀孔子之忘味與夫季札之稱
夔之言雖極其褒崇稱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褒之由顯矣故
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
而皆當以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
分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以謂詩也書也春秋也
其原蓋出於一書也至後世簡册繁多始分爲三
詩始於商書始於唐虞春秋始於平王魯隱公之

際而其源流皆出於書故自西周以前歲月之終
始惟見於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
書而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
夏之時觀之三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皐陶之賡歌
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於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
也此三者皆出於一而後之學者各自分藩以立
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詩學詩
書者不知有春秋學春秋者不知有詩書以是爲
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
者當自此始庸者用也助語也孔氏云用庶尹允
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亂據此一段乃是史

官載舜與皐陶相與賡歌之辭上文曰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其文意全不相貫但其文有脫字故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於理不通在所不取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荅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者皆言之不足又從而嗟歎之辭自帝庸作歌以下是皆嗟歎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語此所謂歌也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皐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此則道其意於永歌之前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此舜言爲人君者不可不勑正上天之命蓋天難諶命靡常其治亂安危之命果有自而勑正之哉時既安矣危之所自萌時既治矣亂之所自兆時既安矣時既治矣此之謂惟時危萌於安亂萌於治此之謂惟幾惟時者言順天之命於治安已成之後惟幾者言察天之命於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勑天之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人君欲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非人臣之助則治功無自而濟故形之於聲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蓋一人之身手足喜悦從事於一身以爲元首之助則元首爲之興起亦猶人臣趨事赴功以爲人君之助則人君亦從而興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職業亦熙然而興也下言百工則知上言股肱者專指大臣而言之也舜既望大臣如此則皐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以奉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盡敬於君也颺者大言而疾曰颺皐陶既拜手稽首而又颺言曰念哉者蓋舜之所歌泛指當時大臣而皐陶欲使當時大臣皆念夫帝所歌之意於是宣言於衆謂凡我同列大臣皆念帝所歌之意故曰念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欽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當率欽其上之命以興作其事業又當慎汝所守之典憲無敢不欽也屢省乃成欽哉者謂未成之事則作之興之既成之事則省之察之使無廢壞又不可不欽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則能勑天命而惟時矣屢省乃成者則是能勑天之命而惟幾矣皐陶既與同列論其所以惟時惟幾以助天子勑天之命於是又續成帝歌以致其規戒之意賡續也載成也皐陶之歌而續成於帝者蓋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皐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以足成其義也所謂賡載者亦猶訪落之詩蓋是嗣王朝於廟之時訪於諸侯之言必繼之以敬之詩然後其義乃足故作序者於訪落之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敬之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此亦賡

載之意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亦以人身爲喻也元首明於上股肱良於下亦猶人君明於上則人臣得以盡忠於下此庶事所以安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往欽哉

皐陶之歌既及於此猶未足盡其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破碎而無大略也君叢脞於上則臣懈怠於下故股肱惰則事所以墮廢而不成也范内翰嘗論此言以謂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

此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治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也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此說盡之矣夫有虞之治所以能冠百王之上者惟其君臣各任其職而已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又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蓋君無爲而執其要於上臣有爲而致其詳於下其治歷萬代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於賡歌之數語耳蓋由其嗟歎之不足形於歌詠故雖曰不過數語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之者如聞諸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三百篇之源流蓋出於此學詩者不可不察也帝拜曰俞往欽哉者蓋拜受其言而然之自今而往君臣皆當欽其事而踐其言也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

尊師重道也皐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亦以師傅之禮而待皐陶與案大禹皐陶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以爲三篇垂於後世然堯舜行事其本末既載於二典必爲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故也嘗觀唐太宗之爲人父子兄弟之間閨門衽席之上蓋有不可言者然其所以致正觀之治至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者由貴藝好賢屈已以從諫而已然太宗克厲矯揉自力於善故也太宗豈眞能好從諫者哉強勉而行之未必出於至誠而其所成就猶且如是故當時史官述其聽諫之事以爲正觀政要之書以示後世子孫亦以其能成正觀之治者有在於此故也知太宗之所以能成正觀之治則知舜之所以爲大者舍此大禹謨益稷皐陶謨三篇亦無以見之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七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穎

夏書

禹貢

書有五十八篇其體有六曰典曰謨曰誥曰命曰訓曰誓此六者錯綜於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於篇名之間其堯典舜典則謂之典大禹謨皐陶謨則謂之謨至於訓誥誓命其說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則五十八篇之義不可以六體而盡也故又增而爲十曰貢曰征曰歌曰範雖增此四者亦不足以盡書之名學者不達古人作書之意而欲篇名求之遂以一

篇爲一體固知先儒所謂貢歌征範增而爲十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從也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其實典之體也學者知禹貢爲典之體則謨訓誓誥命見於他篇皆可觸類而長故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禹貢皆是史官記載唐虞之際所行所言之事其事非有先後之異故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亦如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孔氏乃謂此堯之時事乃在夏書之首禹之功以是顯此過論也使其不列於夏書之首而列於堯典舜典大禹皐陶謨之間則禹之功遂爲不顯於世乎以此知孔氏之說爲不然

禹別九州

此蓋作序者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厎之績其大槩如此也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圮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爲兗州東北據海西距岱是爲青州之類是皆高

山大川分別爲九州之界也

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刊其木深其流此說是也觀益稷所載謂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所謂隨山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所謂濬川也既隨山濬川於是人得平土而居之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繼之任土作貢蓋洪水既平故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爲貢賦之差觀禹貢之所載者有貢有賦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也即此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自下獻上之稱獻其土地之所有以供天子服

食器用之具如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先王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而已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也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故謂之貢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之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於九等田賦之內非於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

也別而言之則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觀禹貢篇雖載禹治水之事如是詳而堯舜禹之取於民者實存於此書是可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以禹貢爲名也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

案書之序皆言作某篇而禹貢獨不言作者唐孔氏曰以發首言禹句未名貢篇名足以顯矣然考諸篇凡序篇名足以顯者而又曰作某篇者多矣此說不通蓋書之文尚簡嚴文不欲繁故上既言作而下不復言作亦猶仲虺既言仲虺作誥下文故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既言微子作誥下文亦不言作微子與此同也禹敷土者禮記曰鯀鄣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湮洪水夫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故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夫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乃欲以土而鄣之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而至於奔突漂悍也故至九載績用弗成若夫禹治水則不然以謂水性潤下惟使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其治水也

惟務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不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史官言禹之治水而其初之一言曰禹敷土可得發明禹之意也隨山刊木者以除其障蔽驅其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言九州之界未有所定禹既隨山刊木除其蔽障之後於是以其每州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畫爲界甸以定九州之分域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九州風俗之所以異者蓋本廣谷大川異制也故禹之所定九州之經界以高山大川爲之準所以然者本其風俗之異也故濟河惟兗州專以大川爲之界荆及衡陽惟荆州則專以高山爲之界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則兼以高山大川矣於是自九州而下各別其九州之經界而言及治水之曲折與其田賦之高下貢篚之多寡蓋前目而後凡也孔氏曰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則知孔氏之說爲不然

冀州

冀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地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也蘇氏之說曰堯之

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禹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此說皆未盡蓋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導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道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布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史官條列

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禹貢自兗州而下八州皆言經界而特冀州不言經界者別帝都也雖不言經界以餘州而準之則冀州經界實存於其間兗州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經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故禹貢之書所以獨出於千載之上非後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周官職方氏奠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幷州皆是指周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之況以王都混同於其間無所異曰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止之方無所辨別也此則職方之差也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先儒皆以冀州既載爲一句而漢孔氏以謂堯所

都先施貢賦役載於書至唐孔氏又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據經但有既載二字而諸儒遂加賦役載於書之意案兗以下九州之名之下皆爲絕句惟冀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唐孔氏云於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其說亦陋此當從蘇氏之說以既載壺口爲一句詩曰敘載南畝謂始有事於南畝也此亦始有事於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秦秋至於今且數千年其間地名既世代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

紀壞無復考據唐孔氏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而附益之以班孟堅地理志所載其意蓋以謂孔氏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班孟堅據漢山川必當得其大槩故正義則引以爲據今姑依正文所載而旁採諸儒之說以正其義是非取舍尚在諸友博學多識而自擇焉某亦不敢自必也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漢地理志曰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之內乃屬於冀州梁在河之外故屬於雍州言冀州之水

而及於雍梁岐者曾氏曰吕不韋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太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享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所以獨言於冀州者以雍州之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孔氏曰高平曰原今以爲郡名故漢有太原郡岳陽者孔氏曰高平曰原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地理志岳陽者即太山之南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岳者經之下文所謂太岳是也山南曰陽太岳之南汾水之所經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夫河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以道則河亦失所經也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繼之夫壺口曰既載而太原曰既修者曾氏曰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治之之謂修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則修之爲言因其舊而治之可知矣

壺口昔未嘗治也禹經始而治之故曰既載壺口
太原則因緜之功而治之故曰既修太原此說是
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覃懷致功
至于衡漳地理志云河內郡有懷縣蓋覃懷二字
共爲一地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而孔鄭諸儒亦謂
漳水橫流入河當從孔氏之說清漳水出上黨沾
縣大黽谷東北至滹沱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
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蓋此二水相合橫流而入
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

之地之形南北爲縱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
則河縱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
既得漳源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
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
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爲最
詳學者能取信於先儒之說則思過半矣禹治水
先後之序既見於下文導山導水之次矣而於逐
州之下又各言其治水之曲折者蓋下之所總載
者惟著其首尾本末之大槩欲其脉絡相應則其
文不可以詳故其文之所不備者則又於逐州之
下言之欲使後世因逐州之所言究其水之所歸

則亦會同於後之所總載蓋致詳於九州之間而
持其大綱於後則衆流各有所歸矣故逐州言治
水之曲折蓋是欲聚一州之水於逐州之下使後
世有所考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
治一州也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故其所治自壺口至于衡漳皆所以治河流之害
與夫別流之入於河者爲之決導使之順序蓋於
下文導河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槩而其委曲則
見於冀兗等州彼此相發而治水之功可以盡見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也而其爲法蓋本於堯舜

之時孟子曰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
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以是知堯舜之道
得乎輕重之中過乎此不可也不及乎此不可也
是以爲法皆得天下之中正而其定土田之肥磽
與貢賦之高下其遠近多寡強弱之差具存乎禹
貢之書商周取民之制皆損益此而已是知此篇
所載田賦貢篚之制正孟子所謂堯舜之道重則
爲桀輕則爲貊其爲法得天下之中正可以爲後
世之所取則學者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大司徒辨
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
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

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今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壤之所宜土惟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制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然欲辨土壤之所宜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先辨其色性之不同然後知其播種之所宜如周禮草人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以是知土地之不同其播種之宜必先辨其土

之色與性爲如何不可以一槩觀也冀州者色別其土則白性別其土則壤所謂壤者漢孔氏云無塊曰壤顏師古注漢書曰土柔曰壤鄭氏注周禮曰壤和緩之貌其言雖不同其旨則一也既物色其土宜則農事於是乎興故載九等田賦之差於其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蓋三代之取於民雖不出於什一之制而其取之之法又不同一夫受田五十畝而以五畝爲稅就其五畝之中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夏后氏之貢法也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爲公田借民力而耕公田隨其多寡而

取之此商之助法也一夫受田百畝畿內用夏之貢法稅民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此周之徹法也三代取於民之法雖不同其數則不出於什一之數既不出於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少故爲下下其餘七州兗州之所入比九州爲最多故爲上上率皆如此非是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鄭氏云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九州一井稅五夫唐孔氏破其說曰鄭氏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一夫則下

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孔氏之說甚善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孔氏之說既得之矣而又論上上錯則亦謂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此則又與前說違戾矣夫孔氏既謂諸州相準以爲等級則是冀州雜出第二之時與豫州比較自有多寡非出於貢賦之時可以懸定也冀州之賦較於九州爲第一而雜出於第二唐孔氏

曰多者爲正少者爲錯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而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之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孔氏之說是也夫九州之賦疆理其地者牧其田以授農夫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矣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

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必取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焉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暴虐之弊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

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既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也本朝　太宗既平河東制爲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若謂太宗和糴之法爲不善則不可亦猶禹之貢法謂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則可若謂禹之貢法爲不善則不可此孟子之言不可不辨

欲田惟中中

此又以九州之田別其高下以爲九等也鄭氏謂著其高下爲九等王肅謂定其土地之肥瘠以爲九等而唐孔氏則亦謂若從鄭說則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者若從王氏說則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則當以漢孔氏之說爲正謂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矣於九州之土則以其色以其性言之至於其田分爲九等之差者蓋自其發生萬物而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謂其色與性至於加人工而播種焉則謂之田然後可以九等高下言之也夫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

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閒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荆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其田賦相較所以如是之遼絶者蓋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絶也其在禹之時則必有説也自今而求之則不可得而見也而曾彦和秦思正之徒皆曲爲之説以臆度之未必得古人所以輕重之意也餘州先田後賦冀州賦之獨先於田者蓋王畿

千里之地天子之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於田賦也故以其文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此所以異於畿内也貢篚之制兖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鄭氏此説必不然蓋將謂此州爲治田出穀餘州獨非治田出穀乎非治田出穀則其所貢賦於上者果何物哉是知此説爲不可用也嘗考冀州之所以不言貢篚者蓋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於貢也

蘇氏曰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意其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其不貢而多賦邪此說是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凡九州之載治水之曲折言於田賦之上者未定田賦而先有事於此者也言於田賦之下者蓋田賦既定之後而其功乃成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者其功之成在於冀州之物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勢屬於田賦之下不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也恒水出恒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大陸在鉅鹿北此其說皆出漢地理志也既從者從其故道也既作者水平而可耕作也曾氏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於禹貢田賦既定之後此說得之

島夷皮服

漢孔氏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此說不然夫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也不必水害既平而後乃得其皮觀禹貢九州如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織皮崐崘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

自綏服之内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蛛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於揚州卉服云島夷所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害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爲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禹貢於逐州之末皆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孔氏曰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孔氏此說未敢以爲必然案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者是負海之山也夾右碣石入于河蓋遵海而入于河也冀州帝都所在禹治水功畢而還帝所豈須遵海入河然後能至哉揚州不言入于河者則是禹之欲至帝都必先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竊意當時必不如是之迂回也鄭氏則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若如鄭氏之說則又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下也王肅則以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據禹貢所載乃是達于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涉之事以是知此諸說皆不通而王氏又不

以此句屬於逐州之下而乃以貫於次州之上其說尤爲乖戾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達于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四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然而青揚二州獨不言達于河者蓋兗州之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青州直云達于濟蓋由濟漯以入于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揚州直云達于淮泗以入于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于河則其利於舟楫通於轉輸者無足疑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於帝都矣薛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本朝祖宗都于大梁蓋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則達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則達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則達于五丈河凡欲至于京師者皆以達于河爲

至是亦得乎唐虞建邦設都之意也

濟河惟兗州

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漁仲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濟衡者萬代不泯之山川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也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没矣觀漁仲此言所謂得禹貢之意蓋由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逐州之界故也濟河惟兗州者孔氏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此兗州之界也孔氏於濟言據於河言距者唐孔氏曰據謂跨也距謂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西北至東河也其意以謂據者其地不止於是距者則止於是而已此說得之濟字今文書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孟堅地理志皆作從水從朩案說文從水從朩字注云濟沇水也東入海也而從水從齊字注云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賛皇山東至瘿陶入泜由此二字音同故後世

遂以從水從齊字爲兗州之濟其實字訛也今當從古文書作從水從朿者爲證州名曰兗者古者疆理天下以爲九州九州之疆理不可以無別也故州爲一名以別之其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其要欲辨九州之名耳不可必求其義也而李巡注爾雅皆從而爲說以謂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讓故曰兗兗信也餘州皆如此其說之是非蓋未可知然而荆州之爲荆原其意惟在於荆山爲界故耳蓋自荆山之外則豫州也而爾雅亦謂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以是觀之其爲曲說蓋可見矣要之學者之於經其義理之是非眞僞有以惑世者則雖豪釐錙銖之差不可不辨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而孟子辨之以爲其極至於無父無君此則儒者之所當言也至於物之名數古人假借以爲別異此則不必辨也說者於十二律五音十干十二支之名從而爲之說凡此皆穿鑿附會無補於學者不如不辨之爲愈也

九河既道

此蓋兗州治水之曲折也河自大陸而北分爲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則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

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鈎盤八滎津
九是也曾氏曰自徒駭至於滎津皆是複名先儒以
簡絜爲單名固不論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
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爲異
名故分簡絜而爲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
出分爲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
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爲經流而其八
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
其一爲經流以其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
原郡以北漢許商曰徒駭胡蘇滎津今在成平東
光南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
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滎津在南縣其餘不復知
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
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
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南縣之北也理或然也孟
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謂之疏九河則
是禹之前既有九河矣遭洪水湮塞禹但疏而通
之耳惟其疏而通之故謂之九河既道言九河皆
已復其故道也

雷夏既澤

孔氏曰雷夏澤名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鄭

氏注云盧維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匏河
經凖丘經雷澤其澤藪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
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既澤陳博
士云雷澤之水昔常散漫至是而聚也川欲其行
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
而行或聚之而止順地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
焉宜導而不行宜澤而不聚其爲害也無所相異
河既道澤既陂然後二者各得其宜此說是也

灘沮會同

灘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
會合同此澤蓋謂同注于雷澤也案爾雅曰灘反
入注云河流別出復還者說文云河灘水在宋據
此二說則灘水乃出於河而還入於河非注於雷
澤也沮水不見所出案地理志云沮水出常山元
氏縣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然
而常山非兗州之地曾氏云灘之下流與苦之睢
水合灘濁而沮清合而爲一經所謂沮即睢水也
然沮之字從水其字音睢既音睢字不應與睢字
相亂曾氏誤讀以睢字音睢故爲此說據左氏傳
哀六年楚莊王江漢睢漳楚之望也釋云睢七如
反此可以與沮相亂然而又非與灘合流之水也
以是知灘沮二水皆未可指定其處如先儒謂注

于雷澤亦未可以爲定論要之會同皆異出而合流也是無疑矣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其論甚善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既蠶蓋謂宜桑之土於是始有桑以養蠶也經曰飼蠶勿用雨露濕桑蓋蠶性惡濕也惟其惡濕故當洪水未平宜皆不得享夫蠶桑之利及夫洪水既平矣於是蠶桑之利始獲故曰桑土既蠶然而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爲衣被而獨於兗州言之者蓋兗州之貢絲與織尤宜於此故於此州言之以見斯民之享其利也是降丘宅土丘山之小者袞州之地界於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當夫洪水滔天之時高山則爲水所包民之避水於山者其害爲輕陵則襄而上之民之避水於陵者其害爲重兗州既居下流平地多而山少則民之被水之害比之九州爲最甚今則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丘陵之民乃始降而居平地蓋居山之民降而宅土未足言也至於下流卑濕之地無所逃於湯湯之患者今降而宅土此尤可喜故於兗州獨言之

厥土黑墳

言此州之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者

土膏脉起也左氏傳曰公祭之地地墳是知墳者
起之稱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九州惟此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
孔氏曰三州偏宜草木為宜皇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則於草木為宜皇
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以是知西
北之地最宜於草木也至於東南之地沮洳卑濕
則於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三州言草木者蓋此
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
水之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

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於三州遂言之
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非謂此三州偏宜
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
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
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
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
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
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兗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
六也先儒所以謂兗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

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
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
之害河爲最甚而兗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之
患比於餘州最爲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
曠人希又卑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
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比於九州爲最少
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謂兗州雖出第九之賦而猶至於十有三年然
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說者多以十有三載爲禹
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云鯀治水九載績用弗
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蓋其
後於餘州之賦若此其久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
三年馬融之說亦然曾氏舉高堂隆之言曰禹治
洪水前後歷年二十二載蓋是以鯀之九載并此
十三載而數之爲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
文承於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
是專爲兗州之賦而言也蓋兗州之賦必待十有
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所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
載而後功成也若果謂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
成功則其文勢不應在於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之下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於篚爲貢也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織文者錦繡之屬曾氏曰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八州之貢有多有寡之不同揚州荊州之貢爲最多兗州雍州之貢爲最寡者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然皆得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也浮于濟漯達于河顏師古曰

以舟行水曰浮言泛舟于濟漯而後達于河也濟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以下是也史記曰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故穿爲二渠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曰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然二渠之事不見於經難以考證案漢書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觀此文則是漯水千乘所流然未必禹所穿之渠也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然案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此二說未敢以爲然要之此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

于濟漯達于河矣達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夏書

禹貢

海岱惟青州

王制曰凡海內之地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亦據大數言之未必九州之間每一州之地方千里無贏縮多寡於其間也如淮海惟揚州入淮至海蓋不啻千里以揚州而言之則於千里爲有餘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以兗青而言之則於千里爲不足以是知凡謂九州之方千里者未

可以爲定數也夫九州之地既方千里而禹之分疆定界則不使每州皆有千里之界三三而九以合於九州方三千里之數而使多寡贏縮不同者蓋禹之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既必取高山大川則難以限於千里之地然而以九州之長短廣狹相輔而言之則亦可以見九州之方千里也管仲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室不可定以矩蓋物之不齊東北據海西北據岱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觀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經界歷萬世而下雖有變更移易而禹之所奠者皆可考也如青州曰海岱及淮其封疆之地既各有所係矣至於爾雅不言青州者是青并於徐也周官職方氏不言徐州者是徐并於青也或并於此或并於彼而禹貢青徐之地係夫海岱及淮者蓋不可得而知也職方氏序青州則曰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雖以山澤川浸定此九州之所在至於疆界之所至則惟指其所向之方而曰正東曰青州後世欲求職方氏青州之所在亦

無所考據矣以是知地理之書自職方氏而下皆不如禹貢之善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所載羲仲所宅之地也漢孔氏以謂用功少曰略王氏曰爲之封畛也曾氏推廣王氏之意以謂嵎夷既略者言地接於夷不爲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以既略爲封域其說比於先儒爲優先儒以謂用功少曰略則必加用功二字於其下然後方成文義也禹貢之九州如冀揚之島夷此州之嵎夷萊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皆是此數州之境界於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

於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是也此禹貢序治水之績與夫貢篚之屬則併及之以見其地平天成之功斯無衆寡無內外莫不受其賜也先儒以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爲狄名惟以島夷爲狄名而其謂水名地名者則皆不謂之夷狄之地是不然如春秋之時諸侯之國亦莫不有夷狄種類在其境內如揚拒泉皐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羌戎皐落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安得指爲地名水名而不爲夷狄之地哉濰淄其道

案地理志云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

入海其道者既復其故道也此州雖近海然而不當衆流之所衝蓋河濟之下流則兗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則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惟濰淄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蓋此州之功比於餘州爲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之土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也可煮以爲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齊管仲輕重魚鹽之權以富齊蓋因此廣斥之地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下田第三也厥賦中上賦第四也厥貢鹽絺鹽即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蠃蚳之類是也惟錯先儒以連於海物之下謂惟錯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又何須加惟錯二字於其下予竊謂此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木既別是一物則此錯字亦應別是一物蓋如豫州所謂錫貢磬錯是治玉之石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凡九州之貢從言於厥貢之下者是其一州之所出皆可以充此貢也或其州之所出者有至美之

物則必指言其所出之地以別之若此州岱畎絲
枲鉛松怪石徐州之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荆州之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是也畎谷也謂岱山之
畎出此絲枲鉛松怪石之五物比於他處爲最美
故以爲貢也觀禹之制貢所以垂法於後世非服
食器用之物不以爲貢也絲枲鉛松皆是適用之
物無可疑者至於怪石則誠有可疑竊意當是時
制禮作樂資以爲器用之飾於義有必不可闕者
非是欲此無益之物以充遊玩之好也舜作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俎本皆適用之物惟
其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之漸此所以諫也

不止也其使制度之間有可已而不已則諫者疑
愈衆矣舜禹必不爲也

萊夷作牧

顏師古曰萊夷者萊山之夷狄也案史記齊世家
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
人夷也左氏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
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萊夷之
爲夷狄也無疑矣先儒但以爲地名非也作牧者
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畜牧爲業以射獵爲娛故
從其俗而言之

厥篚檿絲

蘇氏曰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於作牧之下考其文勢以萊夷作牧一句間於貢篚之間義或然也檿絲說者不同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蘇氏曰爾雅檿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檿陳博士曰檿絲出於桑絲不可織使萊夷貢其所無用之物則其受之爲無傷也此數說不同據經文但言厥篚檿絲諸說皆以意度之不可指一說爲定也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東至于荷又東

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於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者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界也蓋其北境之接於青則以岱南境之接於揚則以淮也禹貢冀州不言疆境以餘州之所至而考之則知冀州在於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蓋此篇所載也理最爲有法其辭不費該括無遺非特冀州爲然冀州之外八州亦有其山川之所至不言於逐州之間而見於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所至今其所載但及其山川之

二境則是其所不載者亦互見於鄰州之間如荆
及衡陽惟荆州及其南北之二境而不及其東西
此則在夫讀之者以九州之境界而參考之然後
可以參知其四面之所至故兗青揚荆豫梁雍皆
爲載其二面之疆界而此實不費辭也至於徐州
則載三面之所至與諸州異者此又其辭不得不
然若言海岱則嫌於青州若言淮海則嫌於揚州
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其爲徐州之界然
徐州雖言三面所至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
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
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非其長於

記述豈能若是乎禹貢一書所以爲萬世地理家
之成說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云

即下文導淮自桐柏以下是也蓋其發原在於荆
州至於揚州之間其流始大而能泛濫以爲患尤
在於徐故此言之案地理志曰沂水出泰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伾入泗然徐州之水以沂名之
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雲
門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者即此水也又武
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
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

東則是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之水入泗之沂下文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其原委相注故併與二水而言之其又者言此二水皆已治也蒙羽地理志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即論語所謂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詩曰奄有龜蒙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言此二山已可種樹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者爾雅十藪曰魯有大野蓋此州藪澤之所在也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距野縣北鉅野大野也既豬水所停曰豬大野之澤往前泛濫今則豬水而爲澤也東平郡地蓋東原也底平謂致功而迪平已可耕曾氏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蓋淮沂其乂是水之流也大野既豬是水之止也蒙羽其藝是地之險也東原底平是地之平也流者止者險者平者無所不載則此州洪水之平蓋可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二種曾氏曰周禮有摶埴之工老子埏埴以爲器

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
長也包叢生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
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
至於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厥田惟上中田第二也厥賦中中賦第五也厥貢
惟土五色韓詩外傳曰天子之社廣五丈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其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
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蓋天子之建社
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
也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

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夏翟孤桐浮磬雖徐州所貢非謂徐州所產皆可
充此貢也然其所產必有至美之地也羽即蒙羽其藝之
陽泗濱皆其所產至美之地也羽畎羽山之畎猶云岱畎也夏翟雉也周禮天
官夏采鄭氏注曰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
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蒙而用
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以
是知夏翟者雉之具五色者也周官司常云全羽
爲旌析羽爲旌故孔氏以爲夏翟羽中旌旄之飾

然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矣不但蘙旋也
嶧陽者嶧山之南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
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即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
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詩云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
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曰梧桐性便濕地不生
於岡引毛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
陽以此觀之則是梧桐生於山之陽最爲難得其
孤生者又其難得之物也泗濱者泗水之旁也浮
磬者謂石之浮於水上者可以爲磬也唐孔氏曰
石生水旁水中見石似石於水上浮焉周希聖

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雖泗濱之石其高過
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據此二說其意蓋謂石非浮
物故從而爲此辭要之不必須浮於水上然後謂
之浮磬之爲器必聚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
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矣不云浮石而云浮磬
者曾氏曰成磬而後貢之

淮夷蠙珠暨魚

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唐孔氏云淮即四瀆之淮
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
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
之說案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

爲水名也蠙珠者蠙即蚌之別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平之後獻此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謂來獻其琛是也

厥篚玄纖縞

漢孔氏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此說不如顏師古之說曰玄黑繒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之生素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曾氏之說尤爲詳明皆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衰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齋也以之爲冠人冠之以爲首服者也先儒以黑經白緯爲纖纖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爲燕服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則知纖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所以爲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爲玄縞爲二物以纖爲細悞矣此說又盡

浮于淮泗達于河

蓋言泛舟于淮泗以達于帝都也淮泗達于河之道二孔皆無說蘇氏考據歷代事迹以證此言最爲詳備蓋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辯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

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洛汝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
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
之禹貢九州之未皆記入河水而淮泗獨不能入
河帝都所在理不應耳意其疏開此道以通之其
後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里餘間不
可必知然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
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
入淮逾于泗汴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汴河以班師則
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

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之言足以補先儒之
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揚州之界南抵於海
則是後世閩廣數十州之地皆在於禹貢之分域
矣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蓋以此五千里之地分爲五服也自甸服至於
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一面相距爲三千里此九
州之內也綏服之外每方一千里以是要荒之服
在九州之外也蓋禹五服以三千里之內外爲華
夷之辨也然而以揚州考之誠有可疑禹貢甸服

在王畿之内王畿南距于河自河至江一千里則
侯服綏服之數已盡矣自江而南猶是揚州之界
則要服荒服宜在九州之内然東河至於東海千
里[redacted]至於流沙千里則要荒之服又不得在
九州之内此説求之於經齟齬不合當闕之以俟
知者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彭蠡縣東蓋是江漢會處下文漢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江水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則彭蠡之澤蓋
是江漢所會之處其延衰甚廣三苗之國左洞庭

右彭蠡即此澤也既豬者水既豬積於此不復汎
濫以爲民害也

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是也冬月來居此
澤曾氏云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鴈是也冬日至而
日北及春而鴈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鴈南
向鴈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鳥陸農師舉揚子
雲法言能往能來者朱鳥之謂也鴈一名朱鳥燕
一名玄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
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考數説則陽鳥之謂鴈明
矣陽鳥攸居謂鴻鴈來居於彭蠡之澤也諸儒之

說皆同而竊有疑於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鴈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鴈門人皆以鴈之所居爲名陽鳥意亦類此意鴈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爲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實疑其如此

三江既入

漢孔氏云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唐孔氏曰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蘇氏破其說以謂安國未嘗南游案經文以意度之耳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此說爲是而蘇氏之說曰二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以予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

山至于九江會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匯于彭蠡以入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至於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中者以味別也蘇氏蓋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下但有一江故以禹貢之中江北江爲以味別鄭漁仲曰水之入水緩者數步猛者不踰步間渾合而爲一豈得漢水自大別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耶以是知蘇氏味別之說爲未可從據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則是禹之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蘇氏徒見今之江流合而爲一遂爲味別之說蓋孔氏未嘗南遊也故蔽於所不見惟順經文以爲之說蘇氏親見江水故蔽於所見遷就經文而爲之說一則蔽於所不見其失一也蘇氏之說雖失然而以三江爲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說可從蓋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耳蓋以此說爲三江雖未見南江原委之所注而於經文猶有所本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

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潮泛濫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蓋禹之舊迹其下流歷年浸久爲所漂沒者隨世變更不可復考三江之說雖以經考之知其必有南江然而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也

震澤底定

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於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兗州言雷夏既澤然

而考其原委之所注灘沮實未嘗會於雷夏三江底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太湖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圓五百里諸儒之語多與此同蓋太湖五湖震澤具區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而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則具區五湖又似不可合而爲一唐孔氏以謂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亦順經文而爲之說亦未

必有所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郭璞云竹之別名竹之小者爲篠竹之大者爲簜揚州有竹箭之利故當洪水既平之後竹之小大者皆得敷布而生也厥草惟夭者小長曰夭喬高也兖徐揚三州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而爲之說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氏曰塗泥水泉濕也顔師古云洳濕也蓋東南之地最爲卑濕故也近世說者曰西北土大夫

晉以前無有患脚氣重腿者江左以來故多有此以江左卑濕故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者揚州之田比於九州最爲下品如賦出第七雜出於第六也顔師古曰錯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所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爲下品而其賦乃出於第七或出於第六者人工修也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地也案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此二州之田在九等之中等爲最下而以九州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九第七

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尚能倍他州之所入而況其上之數等乎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瑤琨篠簜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案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於瑤蓋可見矣篠竹之小者可以為箭簜曾氏曰案儀禮樂人宿縣簜在建鼓之間說者以簜為筐簏之屬郭璞云竹閣節曰簜惟其閣節則其材中至於筐簏矣齒革羽毛惟木者左氏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蓋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孔氏以齒為象牙革為犀皮以羽為鳥羽以毛為旄牛尾亦不必如此拘定也木者蓋木之可以為器用者亦不必指是楩柟豫樟謂凡木之貢皆出於此州也要之楩柟豫樟蓋木之最美者故先儒從而以為言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者南海之島夷也卉服者葛越也唐孔氏云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三都賦云蕉葛升越弱

於羅紈此說是也唐孔氏以島夷皮服爲島夷人自服皮服非所貢也此言卉服亦非所貢此則不如鄭氏之說也鄭氏之說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案此文在於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爲貢則與冀州皮服從而可知也厥篚織貝者孔氏云織者細紵也貝者水物也唐孔氏云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案荆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古者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爲一物貝爲一物則織之一字爲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斕如貝亦以成是貝錦爲證然今之吉貝木綿無有所謂斑斕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小曰橘大曰柚顏師古注漢書志云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之錫貢者待上之錫命而後貢非如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

毛惟木之類以充此州每歲之常貢也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此說爲善鄭氏云錫所以柔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無時則不貢案揚州其利金錫則此州貢錫亦有是理據此文與荆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其文皆間於貢篚之間若以爲貢錫則非事辭之序故當從孔氏之說順流而下曰沿蓋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自淮而入泗然後由淮泗而達于河也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回也哉案五代閩王審知以楊行密保有江淮每歲遣使者泛海由登萊朝貢於王夫淮之不通則必泛海由登萊然後可以達內治以是推之則揚州之達於帝都由江入海然後由海入淮泗也是禹之時江不通淮也明矣孟子生於周末去禹之世爲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爲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數千年矣禹之舊迹漫滅者

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荆州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荆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者其意蓋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

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荆州爲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此說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謂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爲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謂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兗州曰東南距海是越海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距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荆山爲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

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荊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江漢朝宗于海者江漢二水發源於荊州而其入海蓋在於揚州當禹之功未施揚州之下流既未有入海之道而江漢之源發於梁州其勢漂浮迅疾無所發泄而荊州實被其害故雖源委不在於此州之閒然必使江漢朝宗于海然後荊州之民乃免於昏墊之患故於此州言之也據江漢之越荊州而來則必入於揚州之界自揚州然後注于海今於此州遽言江漢朝宗于海者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爲壑白圭以鄰國爲壑彼禹之治荊州之水欲使荊州之民免於江漢之患而乃決之

揚州則是以鄰國爲壑矣惟施功也隨導江漢之水於荊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於昏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爲壑也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相合以歸於海亦猶諸侯合而見於天子也故曰宗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亦此意也鄭氏曰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則過論也

九江孔殷

孔氏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東合爲大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

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
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據
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而爲九曾氏則曰不然
謂禹貢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降水蓋洛水降
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渭曰
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
相受大小均焉故謂之會江合于匯謂之會者彭
蠡所豬二水別爲南江故也江合九江謂之過者
辨其源有九則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
於荆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
播爲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此說是也曾氏此說既
善然謂沇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
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以是爲九江則附會
牽強無所考據不可從也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
世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以入于江
此則可以意曉也鄭氏曰九江從山谿所出必有
所據但以孔殷爲甚衆似失其義此雖不言其名
與其地據此孔殷當從孔氏之說孔氏云甚得地
勢之中也

沱潛既道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
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

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言古人蓋知之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蓋此荆州梁州皆云沱潛既道故二孔氏有合流復出之說而蘇氏遂以味別之言爲信夫荆之於梁相去遠矣而沱潛之水既合於江漢流數千里而復出猶可以味而別之必無此理以某之所見據爾雅曰水自江出而爲沱自漢出而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既道者言沱潛之水既復其故道也

雲土夢作乂

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其澤跨江之南北案水經地理志諸書皆云雲夢在華容縣然此澤甚廣隨處得名不但此縣也孔氏謂其澤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地其說未然據經文以土之一字間於雲夢之間若從先儒之說於經文爲不順當從玉氏之說曰雲之土地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

人有加功又之者矣蓋雲夢雖總爲澤藪之名別而言之則爲二澤合而言之以爲一澤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爲二也王氏云爾者謂此雲夢之二澤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則可以作乂矣然而史記漢地理志又皆作雲夢土果作雲夢土則當從孔氏之說矣此二說難以折衷姑兩存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土惟塗泥者言此州沮洳卑濕亦與揚州同也厥田惟下中田第八也厥賦上下賦第三也謂此

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蓋荆州之地農民衆多培壅灌溉之功益至故能以下中之田而出上下之賦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荆州所出之物大抵與揚州同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而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然而揚州先言金三品而此州先言羽毛齒革揚州先言齒革而此州先言羽毛者孔氏謂以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此二說皆通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齒革則是荆揚之所產不無優劣蓋可見矣

杶榦桓柏礪砥砮丹

顏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漢孔氏曰柏葉松身曰桓杶桓柏三木名也榦可以爲弓榦孔氏以爲桓亦不必如是之拘要之凡木可以爲弓榦者皆是也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杶榦桓柏其所貢者止於此而已此說是也礪砥砮丹山海經云荆山之首自景山至於琴鼓之山凡二十有三山而護山多礪砥者蓋荆州之所出也礪砥皆磨石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麤糲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砮蓋石之可以爲矢鏃者也丹唐孔氏以謂丹砂王子雍以謂丹可以爲采此二說皆通

惟箘簵楛

鄭氏曰箘簵箘簬風也箘簵竹名楛木名顧師古曰皆可以爲矢曾氏之說亦然曾氏云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萬苫楚麕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所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矢肅慎氏常貢焉則楛之杪亦中矢之笴蓋箘簵楛皆笴之良材也此說未盡

爲中矢榦其說與顏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漢孔氏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篚簏楛出於三邦者尤爲有名故也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案工記材之美者有幼胡之笴鄭氏注云胡子之國在楚雩意者即三邦之故地與蘇氏曰枯榦括柏礪砥砮丹與篚簏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小大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輕賚致之京師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準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賚致之京師正非作貢之本意也蘇氏以此爲厎貢厥名之說此先儒爲迂鄭氏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尤爲無義據揚州之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荆州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而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是此二州所出之物産大抵中原所資以爲兵器之用者晉文公謂楚子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蓋中原之所出者皆不得如此二州之精良故必資此二州者爲用以是觀之荆揚之壤所恃以富强者賴其有此而已故當天下之勢分

爲南北之時據荆揚之壤者苟能嚴爲封境之備
固守其物産之所出不使其波及於中原則以荆
揚所出之物爲荆揚之用其兵革之堅利豈中原
之所能及哉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爲一句謂包者
橘柚也唐孔氏曰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
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案左氏傳齊威公責楚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
然也以是知孔氏之說爲未然鄭氏云匭猶纏結
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
謂其包而又匭此說誠是也若以匭爲纏結則非
矣匭匣也菁茅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
示敬也顧師古云包也其茅匭其菁以獻之亦不必
如此分別孔氏以菁茅爲二物謂菁以爲菹茅以
縮酒據菁即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荆
州邪鄭氏以菁茅爲一物謂茅之有毛刺者義或
然也

厥篚玄纁璣組

鄭氏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
復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
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璣
者珠不圓也組綬類此三物者皆入於篚篚而貢
之

九江納錫大龜

薛氏云大龜國之所守共得不時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亦以爲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薛說爲當

太史公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龜峩冉長尺二寸蓋尺二寸然後謂之大龜龜至靈之物也所以決疑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爲物之靈則不可以求而得不可求而得若責之以爲每歲之常貢則其擾甚矣故惟使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之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

錫同意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于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謂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爲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當從曾氏之說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